

黄袍加身



以翔实的史料，全面解读真实的赵匡胤
杯酒释兵权，开创文治盛世

本书将为广大读者重现历史的风云际会，再现一个历史上真真切切、鲜活生动的赵匡胤。阐释帝王的是非功过，为读者呈现一幅壮美的传奇画卷。

邹弘文
◎ 编著



赵匡胤

线装书局

黄袍加身

以翔实的史料，全面解读真实的赵匡胤
杯酒释兵权，开创文治盛世



邹弘文◎编著

赵匡胤

线装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黄袍加身——赵匡胤 / 邹弘文编著. — 北京 : 线装书局, 2013. 12

ISBN 978-7-5120-1137-3

I. ①黄… II. ①邹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284500 号

黄袍加身——赵匡胤

编 著: 邹弘文

责任编辑: 张媛媛 孙嘉镇

排 版: 腾飞文化

出版发行: 线装书局

地 址: 北京市西城区鼓楼西大街 41 号(100009)

电 话: 010-64045283 64041012

网 址: www.xzhbc.com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mm×1092mm 1/10

印 张: 48

字 数: 600 千字

版 次: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0000

定 价: 48.00 元



目录

Mu lu

- 第一章 世逢乱世出英雄 / 1
- 第二章 大名府结义征伐 / 44
- 第三章 世宗征平天下 / 136
- 第四章 陈桥黄袍加身 / 186
- 第五章 杯酒释兵权 / 238
- 第六章 兴兵北伐 消灭南汉 / 322
- 第七章 整治朝纲 收复南唐 / 360
- 第八章 擅用权谋 知人善用 / 397
- 第九章 内外有度 宽厚节俭 / 438
- 第十章 奠定中原霸业 / 459

第一章

世逢乱世出英雄

公元927年3月21日，时令已经是仲春，乍暖还寒，阵阵北风吹来，仍然令人感觉寒意未消。

这本是极为平常的一天，但对于洛阳夹马营赵氏府第来讲，这一天却不同寻常。恐怕谁也没有想到，就是在这座不太起眼的府第中发生的一件非常平常的事，会对后来的中国历史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。

这时，整个府第笼罩在一种紧张不安、兴奋期待的气氛中。家仆们轻手轻脚忙碌有序地进出着，而客厅中的家主赵弘殷，耳听内室里夫人因为临产的阵痛而一声紧似一声的呻吟声，不禁揪心如焚，坐立不安。

说起赵家，虽非门第显赫，却也是“累代仕宦”，几世做官。赵弘殷的曾祖父赵眺，曾历任过唐朝的永清、文安、幽都令；祖父赵珽，曾经官至御史中丞；父亲赵敬，也曾做过营、蓟、涿三州刺史。至于赵弘殷本人，年幼时便骁勇过人，精于骑射，长大后投奔到赵王王镕麾下，正赶上梁、晋两国交兵，双方你死我活，大打出手。赵弘殷奉命率领500名精骑驰援晋王。在交锋中赵弘殷左冲右突，跃马横戈，大大地表现了一番，因此晋王对其十分赏识和喜爱，被晋王留下当了一名禁兵小头目。后来晋王夺取后梁政权当上了皇帝，赵弘殷攀龙附凤，也便随之高升，年纪轻轻，就官任飞捷指挥使，可谓是春风得意，四马扬蹄。

乱世出英雄。五代以来连年兵荒马乱、争战不休的乱世为宋太祖赵匡胤的成长提供了一个表演的舞台。正是在这个舞台上，宋太祖赵匡胤依靠精湛的演技，演绎出了一场精彩生动的传奇故事，不仅征服了观众，而且征服了整个天下。

赵匡胤出生于烽烟四起、群雄割据的五代乱世，他的青少年时代，一直伴随着硝烟和战火以及黎民百姓流离失所的无助泪水而度过。各路割据势力凭借手中的甲兵利





刃,在中原相互厮杀。一时之间,神州大地“毒手尊拳,交相于暮夜;金戈铁马,蹂躏于明时”,皇帝轮流做,你方唱罢我登场。五十年间,仅在中原一带,就有5朝8姓14个君主;而在山西和南方,也先后存在过10个割据政权。可谓是山河破碎、政权林立。

历史上任何一个开国皇帝,并非生下来就注定会成为皇帝的。他们之所以能够成为皇帝,主要是依靠个人的能力和平日点点滴滴的积累。所以说,不积跬步,无以至千里;不积小流,无以成江河。

汉高祖刘邦是以仁义之名立业的。他本是一个市井流氓,起事之前仅仅是秦王朝统治下的一个小小的亭长。后来,他迫于无奈,才参加了农民起义军,当了一个小头目。刘邦本人才疏学浅,可以说是不学无术;他的武功稀松平常,也只会几下三脚猫的功夫;带兵打仗,对于他来说更是外行。但有一点却是他人可望而不可即的,那就是他的仁义之名远播四方。正因为这点,一大批有才有能的谋士猛将投奔到他的麾下,供其驱遣。在这些人的辅佐之下,刘邦手中的权力才逐渐像滚雪球一样膨胀起来,最后成就了汉家霸业。

与刘邦相同的是,赵匡胤也具有同样的仁义胸怀,但与刘邦不同的是,赵匡胤是自己凭借战功而逐步获得权力的。

赵匡胤出身将门,家道小康。其父赵弘殷中年得子,十分希望儿子能够匡扶乱世,成为叱咤风云的人物,故给儿子取名为“匡胤”。为培养儿子成才,赵弘殷聘请了一位绝学宿儒,教授四书五经及文章,又亲自传授儿子武艺,希望儿子长大以后,能够文武双全。所以赵匡胤从小就衣食无忧,习文练武。在父亲的教导和熏陶下,少年赵匡胤打下了扎实的武术底子,并从书本上学到了行军打仗的兵法,这为他以后在战场上建功立业打下了牢固的基础。

年少的赵匡胤就表现出超凡的领导能力,是伙伴们心目中的领袖。他善良、勇敢而有智谋,在玩打仗的游戏时,总是充当指挥者的角色。在放学回家的路上,小伙伴们也都听从赵匡胤的指挥,排列成整齐的队形,秩序井然地回到家中。赵匡胤则在队列的后面,看着自己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前进。

年龄稍大,赵匡胤便在练习武艺方面得到了伙伴们的认可和尊敬。有一次,他在练习骑术时,挑选了一匹没有缰绳和马鞍的烈马,当时,他家中最好的骑师都没有驯服这匹烈马。年少气盛的赵匡胤,下定决心要把这匹烈马制伏。当他跃上马背后,烈马顽性大发,四蹄狂蹬,仰天长啸一声,向城门外狂奔。赵匡胤猝不及防,一头撞到城门口的门楣之下,跌于马下。在场的人都大惊失色,认为他必死无疑。然而,赵匡胤揉了揉额头,一跃而起,迅速追上这匹烈马,纵身骑上马背,死死抓住马鬃不放。经过一段



时间的纠缠,烈马终于停下了疲惫的脚步,老实地受主人摆布。这一次驯马后,赵匡胤便成了开封百姓心目中的少年英雄。

成年以后,赵匡胤看到各地战乱四起,社会动荡不安,认识到这正是好男儿从军报国、建功立业的好时机。赵匡胤从小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武艺,便想出去闯荡一番,希望能在乱世中建立一番功业,光宗耀祖。

开始的两三年,独自在外漂泊的赵匡胤可以说是历尽艰辛。他的足迹所至,西北到达陕甘二省,南面到达湖北。他四处寻找成功的机会,却一无所得。在流浪期间,有一段时间赵匡胤盘缠用光,为赚些钱,他与一帮市井无赖赌博,期望能有所收获,以解燃眉之急。依靠高明的赌技和绝好的运气,赵匡胤很快就赢了不少钱。正当他满心欢喜,准备罢手离开时,却遭到了这些无赖的围攻。虽然赵匡胤有一身武艺,但无奈双拳难敌四手,何况对方是一帮天天打架斗殴的无赖地痞。在经过奋起反抗之后,赵匡胤终于被狂殴一顿,鼻青脸肿,赢来的钱也被无赖们一抢而空。在这次打架事件中,赵匡胤作为一个外乡人,而且势单力薄,仍然毫不畏惧,以一人之力敌十余人,其勇气确实非同一般。但是,他也深深感受到了作为弱者的无奈和无助,于是下定决心,要创出一番功业来。

有得必有失,有苦必有甜。孟子曾说过这样一段话:“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,必先苦其心志,劳其筋骨,饿其体肤,空乏其身,行拂乱其所为,所以动心忍性,增益其所不能。”可见,挫折对一个有作为的人来说,并非仅仅是一种苦痛,更是迈向成功的宝贵财富。

三年的流浪生活虽然苦不堪言,但赵匡胤也从中获益匪浅。过惯了舒适生活的赵匡胤在流浪过程中遍尝了人间甘苦。曾经被人欺负毒打,寄人篱下时受过冷嘲热讽,因饥饿而偷过食物,因无钱住店而困卧树下。这是他一生中最感到黑暗的时光,但也给他带来很多阅历和体验:走南闯北,熟悉了各地的风土人情,明白了人间的世态炎凉,锻炼了个人的意志。所有这些经历,都为赵匡胤以后的统军治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。

人们常说:“机会总是青睐刻苦努力的人。”《封神演义》中有这样一个故事:姜子牙学艺归乡后,一直过着平淡而清贫的日子。凭他的才学,出将入相绝对是轻而易举,但他一直默默无闻,直到年届七旬也无所作为。一天,姜子牙在渭水河边垂钓,半天未见有鱼上钩。等到姜子牙收拾工具准备回家时,一过路的人看到姜子牙的鱼钩竟然是直的,于是惊诧之余便向他讨教。姜子牙只说了一句“该来的总会来”。路人都以为姜子牙疯了,但他们哪里知道,姜子牙之意不在鱼,他在等待贤明的君主。这就是我们



常说的“姜太公钓鱼，愿者上钩”的故事。后来便有了周文王请贤出山、灭商而建周的真实故事。

对于武将来说，战争就是一种机遇。武艺和兵法是武将谋生的基本条件。正当赵匡胤苦闷彷徨之际，他抓住了一个小机遇，加入正在四处招兵买马的郭威军，成为一个普通士兵。郭威是五代时期后周王朝的建立者，公元951年建立周国，即历史上的后周。正是因为这个小机遇，中国的历史就改变了。

选择从军是赵匡胤的人生追求之一，因为他清楚地知道：乱世之中，只能通过军功才可以出人头地。从军的士兵有两种结局：一种是战功赫赫而迅速得到提升和重用，出将入相；另一种是战死沙场。赵匡胤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，即便是战死沙场，他也要为了理想而放手一搏。于是，他从士兵做起，不断上进。

赵匡胤加入郭威的军队后，非常努力，很快便从一名普通士兵升为一名小军官。这次升迁，使赵匡胤信心大增，更加坚定了他建功立业的信念和理想。

赵匡胤一路纵马西行，经过耀州、郿州，这些地方果然是朝廷势力达不到的地方，城门上并未挂有缉捕自己的公文告示，所以他便放下心来，沿途打听柴荣、郑恩的下落，把他们两人的容貌描述一番，向沿途旅舍饭店的店主询问。虽然柴荣面貌无显著特征，但郑恩便不同了，无论从面貌和语言上，他都与一般人不同，如果由此经过，必定给人留下一点儿印象。岂知一路打听，却没人说见过这样的人。不知不觉，已走遍了关西大部分州县，直到秦州边境，仍不见一点儿蛛丝马迹。只好返回凤翔府。他想，这凤翔是关西仅次于京兆的大府，大哥如果做生意，必定应该到此，于是便催动坐骑，向凤翔府进发。

不到二日，来到了凤翔府，果然不同于一般州县，只见城池广大，人烟辐辏，街道繁华，买卖兴隆。赵匡胤来到十字街口热闹处下马，选了一处临街小吃店，拴马进店坐下，放下包袱，将蟠龙棍倚在墙角，要了酒菜，一边吃一边与店小二闲聊，询问近来是否见过一个细白肉皮、仪表富态的商人和一个黑塔般的大个子、一口山西话的莽汉在城里经过。店小二说没见过这样的人。忽然，只见街上行人纷纷闪避，一队扛刀执盾的士兵列队走了过来，队伍足足排有二里多长，老大一会儿才走完。

赵匡胤问店小二道：“怎么这里有这么多兵？”

小二笑道：“客官大概是初次来俺府吧，所以不知。这凤翔府王大帅早在一年前已扩大招兵，至今已招了三万余人，还没满额。现仍在招啦，这些兵都是去校场操练回来的，天天要往来好几批。”

赵匡胤听后，心中一动，想那苗训曾说过，王景崇迟早必反，我何不前去察看一番？

想毕，问店小二道：“不知招兵站设在何处？”

“就在大帅衙门前。”店小二说，“看大爷威武，又带着这么一条金棍，想来武艺一定十分了得，如果去投军，大帅定会重用，将来说不定位至公侯啦。”赵匡胤笑了一笑，也不再说话，待吃过饭后，问明去节度使衙门的路径，径直提棍上马，迤迳而去。

转了几个弯，来到衙门前，只见好大一片广场足有十几亩，旗杆上帅旗招展，靠东搭了一座试台，上边由松柏枝扎成一座牌坊，牌坊中间也有一根旗杆高耸，上边挂一面黄旗，中书斗大“招兵”二字。台上坐着几位武官，左右文案排列，台下卫兵成行，还列有兵器架子和马匹，看样子正有二三人在报名，在台下考试石担、石锁、弓箭、骑术之类。赵匡胤正在骑马观望，那台上的一个武官，猛然抬头巡视，看见赵匡胤，吃了一惊，又立起身来仔细一看，喊声“不好”，立即喝道：“快快捉拿朝廷奸细，不可放走此人！”说着跳下台来，抄起大刀，喝令：“周得标，速去通知四营团练，有朝廷奸细入城，立即出兵围捕。其余的跟我来”

说毕，翻身上马，率领士兵，蜂拥向匡胤冲来。

那军官高叫道：“好大胆的赵匡胤。你还认得某家吗？想不到你竟敢来此探听军情。”

赵匡胤见他认识自己，却一时想不起是谁，也问道：“你是何人？”

那军官哈哈一笑，道：“某乃东京解保是也，还记得吗？这次谅你插翅也难逃了。”

赵匡胤这才想起来，此人原来也是开封府人，是东京新宋门一带的地头蛇，纠结了一批泼皮无赖，欺诈商民，无恶不作。曾与赵匡胤打过架，被赵匡胤痛打一顿。在汴京站不住脚了，便带了几个兄弟来闯关西，谋求发展。几年前投效王景崇部下。王景崇见他拳脚武艺不俗，留他主持招兵，这才与赵匡胤相遇。

解保高喊道：“啞，这个狂徒乃是东京指挥使赵弘殷的狗崽子，千里迢迢来此做奸细，不能放他走了，能捉住此犯，赏黄金百两，不得让他逃跑！”

说罢挥动大砍刀，朝赵匡胤顶门砍来，赵匡胤不敢怠慢，挥动蟠龙棍急架，二人杀在一处。俗话说：重赏之下，必有勇夫。这些兵丁，虽然武艺不高，一听赏黄金百两，都拼命往上围。只见那长枪短棒，刀斧钩爪，乱打乱砍，只杀得天昏地暗。赵匡胤不怕排兵布阵，但对这种蚂蚁咬大虫的战法，有些不适应。尤其是在马上，上要护人，下要护马，前后左右，都要招架。战不到片刻，虽然有不少兵丁倒在他的蟠龙棍下，但是衙门已经闻讯，大批兵丁蜂拥而出，十余亩大的广场，到处刀枪密布，层层包围，把赵匡胤困在中心。赵匡胤暗想道：“不好，如此缠战下去，被困于数丈之内，纵然杀得他几百兵马，也难突出重围，一旦人马力乏，必将被擒获。不宜再连战下去了。”





想毕，挥动蟠龙棍，朝着街心方向打去。那些兵丁见他来势凶猛，潮水般地闪开。这时，迎面来了一员骑马战将，挺枪向匡胤直冲过来，匡胤也不答话，拦开长枪，顺手一棍挥下，那将翻身落马，赵匡胤荡开阵角，早已冲上大街，径向直南关奔驰，看看前面，只见一支兵马迎面而来，为首一将骑红鬃马，手持双铜拦住去路，准备展开厮杀。赵匡胤看见南门已有准备，拨马回头直奔北门而去。

刚到北门前，只见一员战将，骑一匹青鬃马，手执开山斧，带着数百名小校等候，一见赵匡胤到来，一声号令一齐围杀上来。赵匡胤又杀了数十回合不分胜败。赵匡胤心想：还是走为上策，再迟四门封闭恐更难走脱，于是拨马又往东门跑去。一到东门，立足未稳，只听见一声锣响，城头上箭如飞蝗般射下。赵匡胤拨马直奔西门，尚未走到跟前，就看见城门处小校一字摆开，一将骑一匹黄色战马，手执长矛，严阵以待。赵匡胤心想，四门均有守将堵截，不被生擒就得死拼，所以，把蟠龙棍往空中一举，高声喊道：

“呔！贼将听了！快把城门打开，放爷爷出去，倒还罢了！如若不然，叫你死无葬身之地！”

那将闻听也不答话，微微一笑，说道：

“杀！”

众小校一拥而上，那将也手托长矛直刺过来。赵匡胤举棍相迎。二马盘旋，棍来矛往。战了三十个回合，那将渐渐不支。眼看赵匡胤就要取胜，忽听一声炮响，那将虚刺一矛，跳出圈外。城楼上乱箭齐发，好像骤雨倾盆而下。赵匡胤一看，拨马回头而逃。他边跑边想，这四门均已落锁，派有兵将把守，这该如何是好。正在他走投无路之时，忽见路旁闪出一人，对赵匡胤低声喊道：

“赵公子，随我来！”

赵匡胤一看，原是一个青年军校，好似在哪里见过，可又一时想不起。那小校道：

“赵公子，不必疑虑，快跟我走！”

说罢，那小校转身向背街小巷走去。赵匡胤骑马紧随。只见那小校双腿迈开，如同落地旋风。马蹄嗒嗒，在小巷里几乎赶他不上，不多一时，来到了东北城角。这里有一座魁星阁，魁星阁后是一片滩地，因为地势较低，长年积水，所以，这里杂草丛生，人们很少到这里来。这一带城垣，在积水盐碱侵蚀下，大面积倾颓下来，尚未修整。赵匡胤下马和那小校一同走进阁内。那青年道：

“赵公子，还记得俺史魁否？”

赵匡胤听史魁自报姓名，才忽然想起在关内路上石桥镇的一段故事。

原来这史魁乃后唐名将史建瑋之孙，史建瑋父子在河北讨伐张文礼的战争中，先

后阵亡。不久，改朝换代，史魁和寡母又因契丹扰乱，离开原籍雁门，逃亡关西，史魁靠打柴养母。前些日子史母不幸病故，史魁因经济拮据，无力葬母，只好拿着祖上唯一遗留下来的一柄宝剑，到集市上卖。恰好赵匡胤经过，却认得是一柄宝剑，问明来由，劝史魁不要卖剑，因而资助史魁埋葬了母亲。赵匡胤劝说史魁，既为将门之后，又有一身武艺，应当投军效力，做一番事业。

别后月余，却不料又在此相逢。当下赵匡胤道：“想起来了，原来是史兄，你已投入王景崇军中了吗？”

史魁道：“自与恩人别后，因距凤翔最近，所以来此投军，已有二十余日了，权充一名小校。不过后来发现，王景崇残暴不仁，非济世之才，近又企图发动叛乱，因而我准备离开，不料午前听说城内混入了奸细，要各厢兵马出动捉拿，我一打听，原来是赵公子，所以溜出营来，打算引公子出城。”

赵匡胤大喜道：“如此多谢仁兄了，只是四门紧闭，不知如何出城？”

史魁道：“不远那边有一处城墙颓塌，因地方冷僻，未曾修整，可以翻越。”

于是，史魁在前，赵匡胤牵马在后，绕过魁星阁，过了滩地，已到颓城近处，果见有一处倒塌下来的土坡。两人急忙顺坡登城，向北又走一段，不料城外却有一处丘陵，城垣便显得较低，赵匡胤在马臀上猛击一掌，那马一跃而下。赵匡胤和史魁这才跳下城来。这时，解保已领兵丁追赶到城墙之上。

史魁道：“公子快上马奔走。”

赵匡胤道：“你我同骑一马也可！”

史魁道：“不必，此处树木丛杂，我路径极熟，他们追不上的，请公子放心，小的此去，也要另投奔别处了。”

这时，城上已乱箭齐发，北门也已经打开，追兵蜂拥而出，向这边包抄。

史魁道：“公子不可犹豫，快走！”

赵匡胤见事态紧急，只得飞身上马，道一声：“后会有期！”

两腿一夹，那赤兔胭脂马长嘶一声，脚下荡起一阵烟尘，闪电般地向东北疾驰而去。

史魁也闪身钻入树林，左转右转，不一会儿就不见了踪影。

赵匡胤逃出了凤翔府，怕有追兵，一路催马飞奔，跑了五六十里，山高林密，才停下马来，坐于松林下休息。脑里寻思道：“关西诸州，大部分已找遍了，不见大哥三弟的踪迹，只有乾州以南的终南山、太白山一带尚未去过，何不到那里找找？”

想毕，便又上马，径往南而行。次日，渡过渭河，已进入太白山区。





这天，他来到太白山中的一个小镇，因为这里既是山口，又是西去凤翔南往汉中的岔路口，所以来往客人不少，因而村镇虽不大，却颇为热闹。赵匡胤催马进镇，在一家酒馆前下马，提行李棍棒走进店来，在临街窗前一张方桌旁坐下。还未开口，便有一股五香肉味扑鼻而来，于是喊道：“酒保，快拿酒来！大爷用过酒饭还要赶路。”

酒店小二急忙跑到桌前道：“大爷，现在只有凉菜、冷酒，不知你老能不能迁就？”

赵匡胤听闻大怒，将桌子一拍，道：“怎么？炉上有酒，锅内有肉，热气腾腾，为何只卖那凉酒冷菜？难道那暖酒热菜不是人用的吗？”

小二道：“大爷，叫你说对了，那热酒热菜是敬神用的。今天轮到我店敬神，这一锅肉还不够神吃，哪里敢卖？”

赵匡胤道：“什么神竟有这么大饭量？”

小二道：“我们敬的是‘护庄神’。这位活神仙爷饭量可大，每顿能喝一罐烧酒，这一锅猪头肉说不定还不够他吃呢！”

赵匡胤越听越糊涂，怎么会有这真吃真喝的神呢？说不定又是一个什么山大王，在此作恶欺压百姓，或者是什么装神弄鬼的歹徒在此招摇、愚弄乡民。于是问道：

“什么是‘护庄神’？这‘护庄神’是从何而来？”

小二道：“大爷不知。我们这村，叫做孟家庄。原来可没有这么热闹，因为山里出了妖怪，祸害得全村不得安宁。”

赵匡胤道：“出了什么妖怪？”

小二道：“据说是驴头、马尾、银爪牙，浑身棕色长毛，最初到村里吃猪羊，以后连人带大牲畜它都吃，尤其爱吃人的心肝，凡被那妖怪咬死的人，都是肚子撕开，心肝掏空。后来听人说‘要想让妖怪不再祸害全村，在八月十五那天夜里，往山神庙里送上一对童男童女，年龄在五岁以下，供献祷告，可保一年不再祸害。’大家信以为真，可是谁也不愿意把自己的孩子先送去。最后没法解决，想出抓阄送儿的办法。”

赵匡胤道：“怎么个抓法呢？”

小二道：“全村共有五岁以下男孩六个，女孩七个，由他们的父亲抓阄。比如：男孩有六个纸团，其中五张白纸，只有一张纸上写着四个小字‘献子敬神’。谁抓着这一张，就送谁家的儿子。女孩的抓法也一样。八月十五那天晚上，在村里先焚香祷告，然后抓阄。你猜谁抓住了？”

赵匡胤道：“哪一个抓得了？”

小二道：“就是我们店东家抓着了。他婆娘哭得死去活来，死死抱住儿子不放。”说着他随手一指窗外街上玩耍的一个孩子，“那不，就是那个孩子。当时大家都很难



过。可这是全村大家商定的，谁也没办法。正在这时，村里来了一位客官，上前问清了情况，说只要让他酒足饭饱，便能降妖捉怪。开始人们不信。后来，还是我们东家舍不得儿子，说是让这位客官试一试。于是，就在我们店里，先让这位客官爷吃饱、喝够。我的天，你猜这位大爷吃了多少？陈年老酒喝了一罐半，猪头肉吃了一整锅，掂起一把杀猪刀到山神庙去了。全村人当天夜里封门闭户，谁也没敢出来。可是，这天夜里倒非常安静，一点儿声音也没有。第二天，早上全村人起来以后，还不见那位客官回来。”

赵匡胤问道：“山神庙在何处？”

小二用手一指：“那不，就在半山腰里。村里人都说那客官可能已经喂了妖怪了。客官的个头大，妖怪吃得饱，所以昨夜村里十分安静。村里几个胆大一点儿的，想去山神庙里看个究竟，手拉手走到庙门前。见庙门还关着，隔窗向内一望，哎呀！满地血迹，那客官躺在供台上一动不动！”

赵匡胤道：“啊！那客官死了？”

小二道：“别急，你听我说。大家一见血，大叫一声，转身想跑，谁知供台上睡觉的客官翻身起来了，高喊：‘别跑，别跑！等等我’。”

赵匡胤道：“他没有死？”

小二道：“这位客官爷，连一点儿伤都没有。他说：‘夜里那驴屎人的果然来了。头比斗大，身比驴长，见他就扑，张开血盆大口就咬。那位客官爷，就是用那把杀猪刀，三下五除二，一会儿就在那妖怪身上戳了十几个窟窿。那妖怪虽然跑了，据说也活不成了，流血太多。反正从那天起，再也没有来过。所以，这位客官爷让俺村给留下了，说啥也不叫他走，全村轮流供养。他如今就是我们村的‘护庄神’。”

赵匡胤道：“这位‘护庄神’什么模样？”

小二道：“又高又大，像座黑塔。”

赵匡胤道：“如今他住在何处？”

小二道：“就在那山神庙里。每天这酒饭都是要送到庙里吃的。”

赵匡胤一听，霍地站起身来，疾步走出店门，飞身上马，直奔半山腰的山神庙而去。到了庙前他翻身下马，心中暗想，听小二所讲，很可能是三弟郑恩。究竟是与不是，定要看个仔细。即便不是三弟，也是一位应该结识的好汉。边想边走，已到门前。隔着花棂往内一瞧，只见一个大汉，仰面朝天躺在供桌上，嘴里不住在梦呓般地嚷嚷着：

“二哥二哥在哪里，三弟心里好想你。……”

赵匡胤一看，果然是三弟在此，心中大喜，双手用力推开庙门，大声叫道：



“三弟，愚兄来了！”

郑恩闻声一骨碌爬了起来，定睛一看，果然是赵匡胤走进庙来，纵身跳下供台。叫道：

“二哥！你可想煞黑子了！”

说罢，上前一把抱住，竟呜呜咽咽哭了起来。赵匡胤心里也一阵酸楚，说道：

“三弟！哥哥也十分想你。今日一见，也就放心了，但不知大哥现在何处？”

郑恩一听赵匡胤问起柴荣，心中火气霎时就上来了，把眼一瞪说道：

“大哥好小气也！他有病吃不下饭，可也不叫别人吃。我因为在街上多吃了些酒肉，他就狠毒地责骂我，我气愤不过，就找二哥你来了！”

赵匡胤听闻大惊道：“什么？大哥有病，你怎能走开，将他扔下不管！”

郑恩道：“不是我要走，是他叫我滚的！”

赵匡胤道：“他叫你滚，你就滚？大哥有病，身边无人照应，万一出了什么意外，你说你……”

郑恩道：“二哥，那我再回去找大哥去！”

赵匡胤道：“究竟大哥病在什么地方，什么病？你离开他多久了？”

郑恩道：“那地方叫个什么镇来，黑子也说不清，只知道周围都是山，也就是咱们在华州分别后不几天的事。当时也请医生看过，说叫什么伤寒，后来大哥把我撵走，我一赌气，往西去找二哥你，也没找着，遇到这里出了妖怪，我替他们把妖怪杀了，他们请我吃喝，黑子便住在这里了，算来也有两三个月吧。”

赵匡胤听了，更为焦急，喝道：“无知的蠢材，大哥有这么凶的病，你不在身边侍候，却跑到这里吃喝几个月，如果大哥有什么意外，你赔得起吗？现在赶快去找大哥。”

郑恩见赵匡胤发急，也急起来了，扑通跪在地上说：“黑子知错了，这就走，找大哥赔罪去。”

赵匡胤拉他起来，说：“事不宜迟，这就随我动身吧！”

他们两人正在说话，店家已经把酒肉饭食，都送上来了。一见他们两人如此亲密，店家道：“原来你们认识！”

郑恩道：“这是我家二哥。”

店家道：“那就更好了，村里有一位‘护庄神’就清静多了。如果有两位‘护庄神’，那妖怪就更不敢来了！”

匡胤道：“据适才小二所言，恐怕不是什么妖怪，而是一种凶兽。不过已被三弟刺

死,以后绝不会再来了。”

说着,全村男女闻讯赶来,要看看“护庄神”的二哥是什么模样。最后,村中长者请他们一同回村,重新摆酒,为“护庄神”的二哥洗尘。这天全村像过节一样,大家一直畅饮到深夜才散去。赵匡胤和郑恩在店中同室安睡。

第二天赵匡胤和郑恩向众人辞行。村中老幼一齐跪在大路,拦道挽留。赵匡胤又反复解释,说大哥病重,困在旅店,必须立即赶往,才算说服了村民。可是村中人又凑了不少钱,作为谢意,硬要赵匡胤和郑恩收下。赵匡胤坚决不收,村民执意要送,争执不下。赵匡胤怕纠缠下去耽误行程,才让郑恩略取了一些。村中老幼又送至十里外方别。

郑恩见到二哥,情绪高涨,替赵匡胤背了蟠龙棍,大步流星跟在马后。赵匡胤让他尽量回忆柴荣养病之处,可怜那郑恩如何还能记得起来?只好边走边打听。一连十余日,无丝毫线索。这一天走到一处地方,不大不小,是个中等村镇,人烟不少,街道十分热闹,各色店铺应有尽有。兄弟两人找了一处客店,把马交给当槽的添加草料。由小二带领选一间洁净的客房,安顿好行李,不多时送来酒饭。赵匡胤问小二此镇何名。

小二道:“客官不知,我们这镇名叫平阳镇。镇子虽不大,名气可不小。因为这里四通八达,南来北去,东来西往,都从这里打尖围弯,所以过往人多,非常热闹。客官有兴,不妨多住一日,在这里玩玩看看。”

赵匡胤听了,觉得也对,这里是通衢大道,说不准大哥也有可能从此经过。明天在此稍作逗留,打听一番再走不迟。于是和郑恩商定,一起用饭。天色不早,便各自安寝。

第二天,用过早饭,赵匡胤欲和郑恩一同出店到处走走,顺便打听一下大哥的消息。

郑恩道:“二哥,把马带上吧!”

赵匡胤道:“如今又不上路,带马做甚?”

郑恩道:“到镇口顺便放放青,让咱黑子也学学骑马。要不然,将来跟着大哥二哥去打仗,你们骑马,老让我在地下跑哇?”

赵匡胤道:“那就牵上吧!”

于是郑恩就到槽上把马牵出,锁上房门,一齐走出店门。兄弟两人走到街上,只见店铺相连,生意兴隆,车马行人川流不息。来到十字街口,更有一个耍猴戏的,围了許多人,把道路堵塞得水泄不通。他们两人在人群里挤来挤去,东推西搯了一阵之后,赵匡胤忽然发现郑恩不见了。四处寻视,不见踪迹。喊叫几声,这里人声喧沸,哪能听得





多远。他想，三弟看不见我，也许会牵马回店的，于是挤出人群转身回店去了。

郑恩挤了一阵，发现二哥没了。先是在人群里瞅了半晌，不见人影。又想，二哥不爱看这些杂耍，可能往前走了，于是牵马急忙追赶。谁知一直走到镇口，连二哥的影子也没看到。村头上青草悠悠，一片葱绿。他想，跟二哥讲过要给马放青的，就在这里等他。于是将马牵到草地上溜达起来。等了好一会儿，还是不见赵匡胤来。郑恩着急了，口中唠唠叨叨说：“二哥啊，说好教黑子骑马，咋不来了，得回去找他。不过你这家伙白吃一顿麦苗可不行，你得把我驮回去。”说罢就往马背上一蹿，想一下子骑上去。谁知那马被他这突然的一下，吓得跳了起来，本来这个挑油篓的黑大个子从来就没有骑过马，他这么一蹿，马那么一跳，一下把他扔了一丈多远，趴在地上了。还没等他站起身来，那马已经像箭似的，顺着大路向前跑去。郑恩爬起来，大声喊道：

“你给我站住！”

可是那马哪里肯听，一直向前面的一片树林跑去。郑恩在后面边追边喊，追到树林边再看，连马的影子也不见了。于是他不论东西南北，钻进林子到处寻找起来。从早晨一直找到太阳正南，还是没见踪影。就在这时，忽然看见前边不远，有一片空地，隐隐约约像是有人家住，所以紧走一阵，来到跟前，果然看见有一处庄院。门前还有两个庄丁把守。郑恩一想，不妨上前打听打听，看他们是否见到那马了。谁知他还没有走近门口，那庄丁便大声喝道：

“站住！你要找谁？”

“我找马。”郑恩答道。

“找妈回家去！”

“我的马丢了！”郑恩没听清楚。

“你妈丢了，回家问你爹去！”

这时郑恩才听出来，他是在骂自己，心中大怒，把眼一瞪，大声骂道：

“驴屎入的，我是你爹。我来找你妈，你把你妈藏到哪儿去了？”

那庄丁大怒骂道：“野小子！你是找死呀！”

郑恩道：“你不想死，就快将你妈交出来！”

两个庄丁都狐假虎威惯了，谁敢这样和他们对骂？一见郑恩如此放肆，便恶狗似的一齐扑了下来。郑恩立即挥拳相迎。这俩小厮哪是郑恩的对手，只三五回合，便被打翻在地，连滚带爬跑进门里报信去了。郑恩正要追进去寻马，门内的壮丁，“啷啷”一声将大门关上。郑恩对着那大门，用力打了几拳，喊叫几声，里面一点儿动静也没有。

正在这时，只听见一声马嘶，从西边跑来一匹马，郑恩定睛一看，嗨！原来正是二哥的那匹枣红马，在树林里自己溜了半天，如今又跑回来了。他急忙上前一把拉住，对那马厉声喝道：

“你这个驴屎入的，到哪儿逛了半天，害得俺到处找你，连饭还没吃！走，快回去！”

郑恩正要拉马走去。忽听那大门“嚓——”的一声大开，两队团丁，个个手握钢刀，双龙出水式，依次跑了出来，把郑恩团团包围在中间。最后出来一人，只见他头戴一字青扎巾，身穿杏黄箭衣，腰系八宝战带，足蹬薄底快靴，两道剑眉，一双铜铃大眼。不说话面带三分杀气，一开口笑里七分藏奸。你道他是何人？他就是在大名府被赶行院之内，被赵匡胤痛打一顿，赶出大名府的武教头韩通。韩通被从大名府赶出来，也是四处闯荡。今年初来到这平阳地方，凭自己一身武艺在这里又当上了教头，培养了一批打手。可是郑恩并不认识他，一见他们把自己围起来，嘻嘻一笑，说道：

“马俺已经找到了！没你们的事，都回去吧！俺也回去吃饭啦！”说罢牵马欲走。

韩通把眼一瞪，喝道：

“站住！何方黑小子，敢在爷爷门前放肆？”

郑恩道：“你是谁？敢拦爷爷的去路！”

韩通道：“你家老爷姓韩名通，你小子竟敢在韩爷门前撒野。小子们！将他拿下！”

郑恩道：“驴屎入的，想打架，来吧！”

众庄丁一哄而上，郑恩大吼一声，抡开铁锤般的拳头一阵乱打。那些打手碰上就倒，撞上就翻，不多会被打倒一片。韩通一看这一群徒子徒孙都不是郑恩的对手，大喝一声插了进来，一来一往和郑恩交起手来。要论力气，韩通不如郑恩；要论功夫，郑恩远不是韩通的对手。打了约二十个回合，郑恩的猛劲已经被扼制住了，反过来被韩通在脸上狠揍了两拳，打得他两眼直冒金星。又打了十个回合，郑恩一个破绽被韩通抓住，一记掏心拳，把郑恩仰面朝天地打倒在地。众壮丁上前按住，扭住胳膊将他绑个结实。

韩通道：“黑小子，本来爷爷应该摘你的心肝下酒。可是，看在你给韩爷送来这匹好马的份儿上，我就不吃你的心肝了。可是，也不能饶了你。今天夜里，就把你绑在树林里喂狼，算给你小子买的肉皮棺材。你可要记住韩爷的大恩。小子们！把这个黑贼绑到那边坡下树桩上喂狼去吧！”庄丁答应一声就把郑恩推走了。任他百般叫骂，那一群恶奴，对付背剪双手的郑恩，还是绰绰有余。郑恩在坡下被绑在树桩上以后，开始叫骂得很凶，可是越来越没劲。到了黄昏的时候，他又饥又渴，喉咙嘶哑，慢慢地停止

